

南方在仲春到暮春这段日子总是湿漉漉的。算了一下,来这个古城有三四次了,似乎每次都逢雨。古城最古意的就那几个地方,还是要去走动一下。一行人参差地走着,如果是晴明爽朗天时,大家会有更密切一点的距离,便于说道随时溢出的一些看法,现在则不行,每个人都撑着一柄伞,距离就拉开一些。一个人不撑伞的日子居多,在这些晴朗日子里,人的行为也相对轻捷,两袖生风,双足快活。现在不行了,既要抬眼看古迹,又要在意脚下的青苔,便分了心思,深一脚浅一脚地探路。雨水沉浸多日,墙体显得尤其厚重深沉,真是有明代那时的气象了。

我们这次出行,每人一柄黑伞,一道行走时,生出一些肃穆,好像是带着任务来工作的——其实同行者都是闲散之人,对宽松颇有向往,到这里就是想心思轻逸一些。如果是伞的花色多一些——譬如每人自带一柄,那气氛会欢快得多。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和用伞一样。如果一群人涌入伞店,选择的花色必然大异。一柄伞在没打开时犹如一枚花苞,你猜不透是什么色调,只有打开、打到底,才会让人惊艳。

伞是用来避雨的,物尽其用,也就不一定朝美感方向游移太多。

读大学之前,逢雨天我都是戴斗笠出门,如果雨大,再披一件蓑衣。那时斗笠多而伞少,就我认识的人家,都是家中

无伞的。后来发现有伞的人家,也只有资历厚重的长辈方可使用。斗笠的使用省了一只手撑着,直接覆盖于头顶,把带子系于下巴,真是简捷得很。不过二者在感觉上肯定是有差异的——那时我们戴着斗笠在水田里干活,一个公社干部来检查,她就是撑着一柄伞。她那个动作斯文、优雅,很有一些美好。撑伞的人总是行走徐缓,我戴斗笠则一路小跑,有些风风火火的浅率。我在戴斗笠的人群中生活了很久,斗笠把我的头发都挤压变形了——一个斗笠的寿命要远远长于一柄伞,它五短三粗,太耐用了。李四积钱买了一柄油纸伞,算是自己财产中比较有特色的,上有图案,虫鸟草木。她自己没用多少,来借伞的人却多了。每个人都想尝试撑伞这个动作的微妙——如果不是伞的诞生,没有一个人的手会长久地做

着这个紧握拳头朝天的姿势。当时这个姿势因为少有而让人羡慕,就是没事找个借口撑到雨中走走,使那些不明说的感觉随雨珠飞溅出来。

往往出外逢雨,伞不足以一人一柄,这时只能共用了。两人共伞是有些随机性,却总是要和合适者一道方才宽松。最好是给我一柄破伞独自行走,否则要观景、看路,又要关照同伞者,心思不免杂沓起来。

两只手通常是垂着的,如今手上多了一个蘑菇状的物件,撑一会儿换手,忽左手忽右手,这个负担是雨天给予的,它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有一些动作显隐不定,是由天时来决定的。

伞是大开大合之物——很像我青年时代喜欢的一个古人笔下的气势,纵横无碍。只是我后来不喜欢了,觉得还

是不动声色徐徐推进更值得期待。当年的油纸伞也是如此,主人出门前,徐徐打开。它的骨架都是竹子与竹子的组合,五色细线牵连其中,伞面桐油敷陈,只有动作徐缓才合其伞性。一个人的斯文程度在一柄伞打开时可以流露出来,情性都是由细节来传达的。时下的伞则大异,材料改进了,坚硬程度大大提高,按钮一摁,说时迟那时快,砰的一声,蘑菇云就发射出去。这个快的时段什么都快,连同打开一柄雨伞的速度,足以迅速将雨水顶撞出去。伞给了人出行的便利,尤其是缩龙成寸,不用时可以躺在包里沉睡,待到雨来再大显神通。这类的伞当然容易损耗,主人的态度也很明显,绝不会如油纸伞的主人,找个伞匠给细细修补一下,心存珍惜。

雨大起来了,加上巷口的风,使撑



的,在行走中如果指腕一转,雨线就会沿着伞的边缘飞出,划起一道道晶莹的弧线。如果静静地站着,人居其中听雨,心事安然。现在,折损的伞在外观上就是对圆融的破坏,失去了匀称、雍和的气度。一个人要过手许多柄伞,就如下一次出行,我手上就是另一种色调了。新旧交替中,许多的雨天过往,一柄伞被赋予无限的可能性在开合之间。

由于遇雨,历来与伞有关的情节就不断生出,有的荒诞,有的真切。短暂的伞下人生也能行为传奇,使说唱延续今日。我以为这是因为雨水的晶莹、清洁,雨幕的朦胧、迷离形成。在雨帘中看一个人,一对人每每不清爽,恍兮惚兮,其像真幻不一。一柄伞的出现,如果倾斜一点,也就把窥视的眼神制止住了。若隐若现,伞的不确定大致如此,于是看到了,又似乎没看到——伞最大的功能就是遮挡,挡风挡雨挡视线,因着有伞,许多雨中传奇才有了落簿之处。

在一个馆里看到了一柄伞。它已经不再行于雨中。它静静地挂在设计好的土墙上,连同一些斧头、镰刀、鸟铳。旁边是一些文字。当然,伞是仿旧的,色调质朴,放在这里却有了象征的意味。让人想起曾经在一个人挟着伞急切地穿行在泥泞的山野中,远方正翘首等待着他的到来。雨大起来的时候,他不慌不忙地撑开,向前。

这柄伞已经完成风雨中的使命了。我此时对它的认知是——无用而有大用。

一园春色

□汪震国



里覆盖着一层星星点点乳白色的嫩芽,有的芽尖上还顶着一星泥土。这些刚刚钻出地面的菜芽,似乎带着高度的警惕。它们四处探望着,好像只要发现有什么危险,就准备立即缩回到泥土里去,那模样甚是可爱。因为正值春季,雨水时不时会下,刮过的山风也湿漉漉的,带着厚重的水汽。有了雨水的滋润,微风的照拂,再享受着温暖的春光,很快那些小小的菜芽便展开两瓣厚厚的叶子。接着那些菜芽就变成了菜苗,一点一点往高往大里长,很快就把原先菜地里的空隙给填满了。只是这种变化发生在白天还是夜晚,我用肉眼几乎是看不出来的。

一块小小的菜园,让我闲下来的日子变得充实起来,也让我的人生与久违的土地有了密切的联系。从此,我对天气预报有了更多的关注,对二十四节气有了重新认识,甚至对泥土的成色、地里的蚯蚓都有了极大兴趣。每天看着这些微小的种子一点点发芽,抽枝,散叶……让我越发感到,在蔬菜的生长过程中,一定隐藏着生命的秘密。只是这些秘密都在大自然里躲藏着,而一切的源头又都跟脚下的土地有着密切联系。我依稀有一种说不太清楚的感觉,只要跟土地待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

也是这么一块小小的菜园,不仅让我认识了土地,也重新发现了自己。亚米契斯在《爱的教育》一书中曾写道:“身体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六年农夫吧。”对他郑重写下的这句话我感同身受。刚退休那段时间,原有的那种紧张生活节奏消失了,每天早上醒来,直愣愣地睁着双眼,就是弄不明白今天有什么事要等着自己去,一天到晚只是摆弄着一部手机。现在有了这块小小的菜园,我终于放下手机,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如今,除了读书与写作外,其余的时间我基本上都用在了菜园里。松土,点种,浇水,除草,间苗,补苗,捉虫,施肥……远处是隐约的群山,耳畔是啾啾的鸟鸣。置身于园春色之中,阳光很安静,菜园很安静,人心也很安静。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日子更能诠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句话了。



主题·陌上花开

我眼下生活的厦门,被誉为“海上花园城”,掰指数去,有几百种园林树种和行道树。林林总总,千姿百态,我尤为喜欢高高的棕榈树。

我与棕榈有缘。早年,我去过的安坪村,再穷的人家,房前屋后也要种一株棕。杜甫的《枯棕》吟道:“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剥割甚,虽众亦易朽。”福建更是棕榈的故乡,种棕是为了剥棕皮,用以铺蓑笠、制蓑衣,乡间有一两株棕榈,是农村勤俭人家的标志。第一年,我们种下一株棕,大家把这株树当作宝贝,隔三岔五培土、施肥。棕榈也没有辜负我们,翌年,我们就从它身上收获两片薄如蝉衣的“棕榈布”。

小学就读过张志和的《渔父》:“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诗意满满。不过,那时的蓑笠大多由茅草和竹叶编织,所以称“青”道“绿”,但这种蓑笠容易破损。后世的蓑笠一概用棕榈制作,特别是蓑衣,先用棕榈丝

一直以来,不仅喜欢谷雨这个节气,也很喜欢“谷雨”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词语。谷雨至,春之末节,雨之始盛。此时,天地间弥漫着特殊的韵味,空气中散发出湿润的泥土气息和沁人的花香,这个时节是春天最美的诗篇。

谷雨时节,细雨如丝,轻纱笼罩大地,凝聚成一首季节的颂歌。谷雨是一幅浓绿的水彩画,整个世界清新明亮,厚重浓烈的绿,让你的心情也随之明丽起来。

在这个美好的时节,世间万物都沐浴着春的恩泽,不辜负每一缕春光。田野上,苗叶青青,稻秧翠绿,一片生机盎然。小溪边,绿的草,红的花,簇拥在一起,在春风中摇曳。屋檐下,燕子呢喃,像游子归来,诉说着重逢的喜悦。花丛中,蝴蝶翩翩起舞,蜜蜂也一展歌喉,它们载歌载舞,尽情享受着这烂漫的春光。池塘里,蛙鸣声声,奏起了嘹亮的暮春交响曲,高低错落,此起彼伏。不由得想起农谚“谷雨蛙声

高高的棕榈

□林万春

搓成细绳,然后编成厚厚的棕垫,还在里层衬上棕榈片,织成有披肩、领子的形状。新蓑衣呈棕黄色,两翼像展开的雁翅。夏收夏种,农人收谷子归来,每根扁担串起蓑衣两翼,一扇一扇,一支支队伍如白云上的雁阵,担子悠悠,吱嘎声声,小伙子哼起“过山谣”,妹子的小蛮腰一扭一扭,形成三伏天的一种风景。

后来,我在万石岩植物园见过大气的棕榈林。棕榈,原产中国,别名唐棕、

香积寺

空寂许久的古刹兀自空着
一泓有着大唐血脉的溪水矮下身子
用飞凤山麓的冰蓝与明黄
洗它身上的朱砂
用虫鱼低哑的声部洗它散落的经文

金桂与银桂是古刹的报更童子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是它们与春天接头的暗语
每重复一次,溪水的心跳就漏掉一拍
乌龙江便涨水一寸

四百年间,凤凰鸟来过
守寺的古榕舀一瓢绿月光相迎

从桂树枝叶上滴下来的月光含香
用落花喂养的溪水含香
掉进流水的清风也含香
它们酿出一盏香浓回甘的铁观音
把古刹空出的部分填满

在寺院挂单的阳光醒悟得最近
它从“双层九脊歇山顶”的瓦楞上下来
自觉地和打坐的古刹坐成一排

甲天下古榕

忘记了在溪边沐浴的初衷
或许是一群嬉水女子的笑容
或许是一只失足小鸟的惊慌
又或许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粒种子回到故乡

等一粒种子长大
长成一尊智慧的佛陀
古刹会用宏悦的钟声浇灌
十里八乡的百姓会用一朵茉莉供养

山棕,全世界上千种,目前万石岩有400多种。蒲葵、椰子、槟榔也属棕榈科,号称椰风海韵的鹭岛,全市绿化树种中棕榈占了两成,数以万计,名声在外。移步长街,行道树上一排排棕榈树,高高的树干上,孔雀羽一样的叶子迎风招展,春挡雨,夏遮阳,冬抗风霜。

如今万石湖棕榈岛鸟鸣唱,别有洞天。你到这里观光,一眼望去,棕榈林立,有来自巴西、阿根廷的皇后葵,有来自东南亚的贝叶棕,也有来自古巴的大王棕。细看这种古巴国树,高大挺拔,肚大两头小,一株株翘指蓝天,十分威武。这里应有尽有,有出来的董棕、出糖的糖棕、出油的油棕……

棕榈不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松柏,不是随风飘舞的杨柳,更不是人猎艳者法眼的樱花和桃花。每次路过树下,我常想:她平淡之极,鲜有繁花和浓香,一向不事张扬,但又事事为世人着想,极尽绵薄之力,但愿人间多一点这样的布衣英雄。

溪水的春天

(三首)

□朱慧彬

而它只想要一湾浅浅的河流

古榕会老去,老到需要目光搀扶
它会把自己的一半交给古刹
另一半还给唤作流花溪的母亲
至于甲天下的荣光
就留与长调一般漫过溪水的春天吧

石桥与村庄

香积、朝元、玉兰、百棵树……
每孔躬身站立的石桥都像一位先知
望风御水,也为村庄引路

有时,它们是那一带的红娘
努力撑开的河面绿宝石般明亮且宽阔
够一艘江南温软的歌声通过
也够落花与鱼找到彼此

春天,美人蕉会弯下腰身
青春期的水草会临镜梳妆
两岸的蝴蝶会谈一场恋爱
而满天的星星将在这里找到归宿

到了夜晚,石桥是一枚火种
它把村庄熄灭的灯火一盏盏打开
关于瓜田李下的一些弯弯曲曲
从溪水起身的风会将它们带走



人们穿上体面的衣服,走村串户,相互探望,或者到野外踏青,与自然相融合。回家后,品上一杯谷雨茶,清火明目,心情舒畅。古人“走谷雨”,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心。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邀上三五好友,或携儿带女,到郊外“风乎舞雩,咏而归”,尽情释放自己,放松心情。其实,这是现代人对古人“走谷雨”习俗的自觉传承。当我们身心俱疲的时候,不妨趁着春日,多走几回“谷雨”,让春风吹散忧愁。

春意阑珊谷雨时。谷雨是春天最后的回眸一笑,它在唐诗宋词的伤春中悄然谢幕。北宋文学家曾巩有诗云“年年谷雨愁春晚”,对逝去的春天,感伤惆怅。同样,我们面对即将逝去的繁华春色,何尝不感慨时光的匆匆流逝呢?但大可不必像古人那样,满怀伤春悲秋愁绪,毕竟春去秋来,生命的轮回永不停止。

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永葆春天的希望与活力,继续向那明亮的日子前行,迎接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春意阑珊谷雨时

□赖大舜

强,庄稼收成旺”,预示着今秋又是丰收年。

谷雨纷纷,润物无声,播种希望。客家老古话“谷雨前,苕完田”,意思是催促农人,谷雨前要把早稻种下去。谷雨时节,雨量充沛,稻田里的秧苗最需要雨水滋润的时候。客家农谚云“清明谷雨打脚蹄,雷锤棍子插得生”,说的是清明谷雨期间,农人为了抢春耕种的好时光,忙得脚蹄打背囊了。于是,在这个勤劳的季节,万千农人呼儿唤女,倾家而出,荷锄牵牛,弯腰耕种,构成了这

个季节最美的风景。

谷雨是个美妙的词语,不得不敬佩古人造字的智慧。雨生百谷,谷雨结合,这应是天底下最完美的邂逅了。谷雨两字,让人顿生无限遐想。春雨落下,充满生机,耕耘播种,又充满期待,仿佛让人看见了秋后粮仓里金灿灿的谷物,多么美好的人间愿景啊!

谷雨时节,不冷不热,气候宜人。最美人间四月天,说的就是谷雨时节。在这个浪漫的节气里,最适合郊游踏青了。古时有“走谷雨”的风俗,谷雨这天,